

埃及塞西政府的平衡外交政策述评

李 意

内容提要 在全球化时代，大国利益边界出现交叉，给一些中小国家的平衡外交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对于中小国家而言，平衡外交政策可以减少对某一个大国的绝对依赖，有助于摆脱大国的影响和制约。其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为中小国家提供更自由的发展空间。自2014年塞西总统上任以来，埃及在外交方面积极实施“在大国关系中寻求平衡”的政策，努力寻求外交多元化，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美、俄、中等大国之间保持战略平衡。塞西政府平衡外交政策的核心是实用主义平衡战略，它是维护国家军事安全、拓展国家生存空间、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产物。目前，塞西政府的外交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与美国的关系不断调整并走出低谷，双方关系逐步回暖；与俄罗斯的关系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有助于降低埃及对美国的依赖度；与中国的关系主要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展开，为埃及带来了诸多经济红利，并切实缓解了埃及的民生问题。

关键词 埃及外交 塞西总统 平衡外交 国家利益

作者简介 李意，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上海 200083）。

平衡外交是国际关系中一种常见的外交政策，它是一个国家在保持国家独立自主的前提下，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均衡发展与世界大国、强国的关系，从而维护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各方面利益的一种外交政策。在平衡外交的语境中，随着一个国家对大国平衡外交的深入开展，外交主体会自然保持中间立场（或曰“骑墙”，fence - straddling），形成在大国、强国之间的“等距离”（equal - distance）外交之态势；相反地，在非平衡外交的语境中，随着外交主体对某个大国、强国外交的不平衡性逐渐加剧，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选边站”（sides - taking）倾向，最终形成向某一大国“一边

倒”(one-side)的情形。^①从构成要素的角度看,平衡外交一般是发生在一个中小国家和两个或两个以上大国之间的,而大国通常分为世界性大国和地区性大国。

在国际体系中,国家身份决定国家利益的界定,国家利益决定国家的对外行为。对埃及而言,从国土面积、人口规模、经济体量、政治和军事实力^②、宗教文化辐射力、国际或地区组织话语权等方面的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来看,埃及是中东地区的大国。但从国际视野来考察,埃及则是国际体系中的中等强国(或地区性大国)^③。中等强国虽然在国家实力上不能与世界性大国相比,但它们拥有令一般中小国家无法比拟的禀赋,从而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避开大国锋芒、凝聚中小国家利益关切、专攻擅长议题领域的独特作用。^④进入21世纪以来,中等强国的实力不断增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号召力和话语权不断攀升,逐渐成为决定国际体系走势的重要力量和全球游戏规则的推动者。

就埃及对外关系而言,其外交伙伴既包括美国、俄罗斯、中国等世界性大国,也包括以色列、伊朗、沙特等地区大国。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以埃及塞西政府对世界性大国的平衡外交为研究对象。自2014年执政以来,埃及塞西总统吸取了之前当政者较亲美的教训,把促进外交多元化作为对外政策中的主要战略,在外交战略上更多地拉入第三方力量,通过平衡外交的方式重塑埃及的外交格局。其中,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超强实力,在该地区有着深刻的影响力,与埃及的关系经历了从疏远到接近的过程;俄罗斯一改之前全面观察、谨慎参与的姿态,同埃及加强军事领域和经济合作关系,在埃及外交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中国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本着与中东国家构建新型合作共赢的外交关系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日益成为埃及国家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倚重力量。本文在分析埃及平衡外交运行机理的基础上,梳理塞西政府平衡外交政策的实践,评估其成效与外交风险。

① 孙西辉、金灿荣:《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机理与马来西亚的中美“平衡外交”》,载《当代亚太》2017年第2期,第20页。

② 埃及国土面积为100.1449万平方公里;2017年埃及人口为9755.32万人;2017年埃及国内生产总值为2353.69亿美元;2015年埃及国防军费开支为56.1亿美元。

③ 埃及除了国内生产总值指数略低以外,其余指数均符合大型中等国家的标准。参见孙西辉、金灿荣:前引文。

④ 丁工:《中等强国与中国周边外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7期,第24页。

塞西政府平衡外交的运行机理

真正意义上的平衡外交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出现的。对发展中国家而言，1961 年不结盟运动的成立，奠定了包括埃及在内的广大中小国家的外交基础。虽然这一时期全世界仍处于美、苏两极争霸中，但国家间求同存异的合作模式开始显现，平衡外交也顺势而为地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进入 21 世纪以来，不结盟运动更加强调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推行平等、互不侵犯和多边主义等理念，为埃及推行平衡外交提供了基本原则。中小国家为了应对先天脆弱性（vulnerability）而实施的对大国、强国的平衡外交，不但体现了大国与中小国家之间较为稳定的关系互动，而且为中小国家赢得了生存空间与发展能力。^①

（一）埃及平衡外交的历史基础

国家的外交政策总是在特定的历史基础上产生的，离不开其外交文化基因和历史惯性。分析埃及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外交重点，有助于理解埃及塞西总统奉行平衡外交理念的基础条件。长期以来，独立自主和中立原则是埃及外交政策中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埃及重要的地缘位置和显著的政治地位使得埃及一直是大国争夺的目标。冷战时期的埃及外交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两极格局的影响。从共和国建立至塞西执掌埃及政权之时，埃及的对外关系大体可以分以下 4 个阶段。

在纳赛尔时期（1956 ~ 1970 年），埃及的外交围绕着“积极中立”政策而展开，主要体现为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较量。美国极力将埃及拉拢到西方阵营中，而苏联也通过对埃及进行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力图扩大在埃及的影响。中立与不结盟就成为埃及外交的最佳选择。“积极中立”意味着不回避世界矛盾，通过参与国际事务，谋求实现国际进步和世界正义等目标，同时不与任何国家集团结盟。^② 纳赛尔总统实行的“积极中立”政策使埃及成为阿拉伯国家的中心、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基地和不结盟运动的中坚力量，巧妙地应对了美、苏争霸的复杂局面，为埃及带来独立的同时，也带

^① Andrew F. Cooper & Timothy M. Shaweds. , *The Diplomacies of Small States: Between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8, p. 203.

^② 雷钰、苏瑞林：《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商务印书馆，2003 年版，第 309 页。

来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

在萨达特时期（1970～1981年），埃及与苏联的关系从开始的相互猜疑到保持友好发展并签订《埃苏友好合作条约》。与此同时，埃及与美国也在试探中低调接触。十月战争后，埃苏关系陷入僵局，埃及废除了《埃苏友好合作条约》，埃美关系则大有改善。埃及逐步实现了从苏联到美国的外交转向，埃美关系全面发展。埃苏、埃美关系的大换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美国的积极斡旋、苏联的日益疏远以及萨达特总统本人的意识形态与重实际、求实效的性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埃及在美国提供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支持下，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理念和技术，此举不仅有利于埃及推进经济开放政策，而且营造了国内发展建设的和平环境。

在穆巴拉克时期（1981～2011年），埃及政府推行全方位外交，将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作为埃及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除了维护和巩固其在传统范围内的领导作用外，还特别注重加强与大国尤其是欧美国家之间的关系。埃及加入了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积极推进阿以和谈，逐步奠定了埃及在中东地区的大国地位。这一时期，埃美战略盟友关系全面发展，美国为埃及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但也因此限制了埃及在外交上的独立自主。对美国援助的严重依赖使埃及经济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而美国援助对埃及经济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埃及的经济主权；对美国反恐政策的支持，更使埃及在伊斯兰世界处于尴尬的境地。^①特别是埃、美双方在“大中东民主计划”、伊拉克战争、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伊朗核问题、黎以冲突等许多地区重大问题上产生分歧与不合，阻碍了埃及作为一个地区性大国应该发挥的作用。

在穆尔西时期（2012年6月～2013年7月），埃及刚刚经历过“一·二五”革命，国家政局与经济正处于缓慢恢复阶段。穆尔西在完成军方大换血并稳住政局后，先后出访沙特阿拉伯、中国、伊朗和美国。立足国家利益，着重当务之急，穆尔西在外交政策中尽量淡化宗教色彩，采取了务实、平衡的外交方针，为凋敝的埃及经济和动荡的政治局势寻求良方。

从历史上看，埃及制定外交战略的出发点是顺应国内外时局变化并最终服务于国家利益。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创始人之一，纳赛尔的“积极中立”政

^① 陈天社：《当代埃及与大国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126～132页。

策是埃及外交政策的基石，也是埃及平衡外交的起源。在那一时期，对于刚刚获得独立的埃及来讲，无论是美国的讨好还是苏联的拉拢，只要投靠任何一方，埃及都将会再次走上殖民地附属国的老路，埃及势必为了生存要选择一条不偏向任何一方的道路。萨达特时期的国家政策围绕“和平、民主和经济”而展开，通过实施“多元主义”的政治改革，其外交战略伙伴从苏联转向美国，与以色列实现和平，为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的外交战略奠定了基本格局。穆巴拉克总统一方面与美国构建战略盟友关系，另一方面同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埃及政府支持国际关系多极化趋势，通过不断加强和世界各大国之间的联系开展全方位的外交活动，为塞西政府的平衡外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埃及平衡外交的政策目标

对大国实施平衡外交政策的目的在于维护中等强国的国家利益，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诉求。国家发展阶段不同，国家利益的优先顺序则不同，中等强国的外交战略选择也会有所不同。与世界性大国相比，中等强国在地理位置、国土规模、经济能力和国内资源等方面具有先天脆弱性，意味着它们无力承受或抵御随时有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和冲击。^① 其脆弱性主要体现在安全脆弱性和经济脆弱性两个方面，为了优化生存环境，中等强国选择与世界性大国进行合作，通过维持不“选边站”的相对平衡策略，从而化解国家的脆弱性并使安全利益得到保障。

埃及塞西政府对大国的平衡外交政策也不例外，其根本目标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埃及的国家利益。自2011年“一·二五”革命以来，埃及政坛长期动荡造成了国内资本的大量流失，民众生活水平严重下降，埃及社会承受着物资匮乏、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各阶层民众普遍渴望实现经济发展。^② 塞西总统执政后，将埃及国家利益的优先考量定位在稳固国家政权、维护国家稳定、解决民生问题等方面。在外交政策领域，埃及前外长法赫米明确指出埃及政府的诉求：“埃及的外交政策目标就是让埃及有更多的选择，它不会以谁来替

^① 韦民：《规模、体系与小国脆弱性》，载《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1期，第70页。

^② 戴晓琦：《塞西执政以来的埃及经济改革及其成效》，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6期，第46~47页。

换谁,它要的是增加。”^①当然,此处的“增加”主要包括外交圈的扩大。被誉为“埃及雄狮”的纳赛尔总统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强调了埃及的外交范围之广、之重要,他指出,“从世界地图上看,谁也不能漠视我们在世界上所占据的这个空间,以及它赋予我们这个空间的任务。”^②他所指的空间是埃及历届政府采用的“圈子外交”,即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对阿拉伯国家、非洲国家、伊斯兰世界的“三个圈子”外交。这是埃及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三个主要舞台,也是埃及容易获取支持和协调行动的重要外交资源。^③“三个圈子”无论是并列圆,还是同心圆,抑或是交叉圆,都主要围绕国家、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而展开。对塞西政府而言,由于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其“三个圈子”外交增添了新内容,特别是政府根据需要逐步实施了大国平衡外交政策。此举有助于塞西政府完成多项迫在眉睫的任务,其政策目标包括:在国家层面,改善国家经济状况,积极解决民生问题,夯实塞西政权的合法性;在中东地区层面,提升地区影响力,维护地区大国的地位;在伊斯兰世界层面,“重回历史使命”,维护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国家的稳定。^④在全球层面,埃及希望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力,真正发挥地区性大国的作用。为实现上述目标,埃及需要借助世界大国的多方支援和配合,在进一步稳定国家秩序的同时,维护国家独立自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因此,塞西政府关于大国平衡外交的决策有其必然性。

(三) 埃及平衡外交的战略环境

战略环境是指特定时期内世界各主要国家(或集团)在矛盾、斗争或合作、共处中的全局状况及其总体趋势,这是实施大国平衡外交的重要外部原因。在全球层面,整个国际格局对中等强国的生存乃至对外战略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在单极独霸格局、两极对峙格局或者多极格局等不同的情境下,中等强国的对外战略也会出现不同的选择。近年来,世界多极化趋势已不可逆转,随之而来的是世界性大国间的竞争与合作并存交织,势必为各国的外交政策增加新的变数。不仅如此,维护多边主义、加强协作的呼声逐步成为国

^① 《俄罗斯重返中东美埃同盟面临威胁》,载新华网:https://news.163.com/13/1116/10/9DPVPIJG800014JB5_2.html, 2019-05-06。

^② [埃及]加麦尔·阿卜杜拉·纳赛尔:《革命哲学》,张一民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8页。

^③ 王京烈:《埃及外交政策分析》,载《西亚非洲》2006年第4期,第27页。

^④ 李国富:《展望大选后埃及内外政策的走向》,载《当代世界》2014年第8期,第29页。

际社会的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①与此同时，美国改变了在中东事务上全面介入的策略，特朗普政府更是作为“离岸平衡手”在中东政策上实行“减负”，只在大的权力失衡事件上进行有限干预，尽显战略收缩的态势；在区域层面，中等强国对周边国家的认识和战略理念十分重要，如何看待周边国家并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构成了中等强国对外战略的主要内容。由于历史、宗教、文化、种族等因素，中东因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各种各样的冲突而成为牵动世界安全的热点地区。特别是自特朗普上台以来，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加剧，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更需要技巧和智慧；在国内层面，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中等强国的政府能不能很好地维持国内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影响其国际地位和对外战略的重要因素。对国家实力相对较小、国家局势处于动荡的中等强国而言，国家领导人对外交战略的选择尤其重要。

从全球层面来看，不论是两极对峙格局，还是如今的多极格局，埃及因其中东独特的地缘战略位置和深厚的历史底蕴，一直是世界性大国争取和拉拢的对象。塞西总统执政以来，埃及将安全作为外交政策中的首要诉求。埃及的主要安全任务包括：一是在新的国际格局中迅速自我定位并更深地融入国际社会；二是在不稳定的局势中维护国家安全。与此同时，多极格局的形成成为中等强国的崛起创造了条件，新的国际格局给埃及营造了较为宽松的外交空间。为此，埃及积极寻求与美国、俄罗斯、中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平衡外交成为最佳选择。在对美关系方面，由于穆巴拉克时期对美国援助的严重依赖损害了埃及的经济主权，与美国在军事方面的合作使埃及的国防现代化受制于美国，^②因此，塞西总统上台后，首先面临着树立总统威信及实现去“穆巴拉克”的任务，有意淡化与美国的关系，但也不会完全与美国决裂。在对俄关系方面，塞西政府受到欧美冷遇使其逐步向俄靠拢，而俄罗斯为应对制裁，也在世界各地广泛发展盟友，埃及即是其在中东地区的重点发展对象。不仅如此，俄罗斯于2018年10月17日与埃及签署“最高级别的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双方的合作关系迈上了新的台阶。在对中国

^① 冯雪珺：《慕尼黑安全会议多国代表呼吁：加强协作，维护多边主义》，载《人民日报》2019年2月18日。

^② Bessma Momani, “Promoting Economic in Egypt: From U. S. Foreign Aid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 3, 2003, p. 34.

关系方面,埃及十分重视与中国“一带一路”的合作,把共建“一带一路”当作实现互利互惠的致富之路。而非洲地区是作为“一带一路”的自然和历史延伸,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方向。

从区域层面来看,2011年中东剧变带来的一系列冲突与动荡令埃及国家元气大伤,埃及作为地区性大国的地位受到挑战,围绕“三个圈子”展开的外交更是因动乱和政变而显得乏力。为了追求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地区主导权,恢复和巩固昔日地区大国的地位,埃及需要借助大国的力量。对地区国家而言,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是埃及平衡外交的主要对象。巩固与海湾国家的关系,不仅有助于埃及通过争取经济援助摆脱财政困境,尽快恢复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且将增强埃及在反恐、维护地区安全等方面的影响力。事实上,2017年卡塔尔多断交风波以来,埃及已经成为海湾国家竞争和拓展影响力的主战场。由于在利比亚和红海事务上更加倚重埃及的协助,沙特和阿联酋的资金在2018年开始向埃及回流。不仅如此,埃及也十分重视改善与伊朗的关系。作为中东地区的重要国家,伊朗在叙利亚问题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埃伊关系的改善不但有助于埃及应对中东政治格局的突变,而且能影响美国和以色列在该地区的战略调整,从而改善埃及的周边安全环境。

从国家层面来看,埃及的主要目标是增强综合实力,维护独立自主。塞西总统上任后即面临一系列艰巨任务,包括重振陷入停顿的经济、打击伊斯兰极端分子、巩固自身统治地位等。而营造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政治局面,维护国家安全并捍卫国家主权则成为首要工作。在政治方面,埃及坚持不结盟思想,维护国家的独立性;在经济领域,埃及面临严峻的发展经济任务,因而需要与大国保持密切的经贸联系;在文化领域,埃及依托其丰富的旅游资源与灿烂的古代文化展开文化外交,在思想、教育、文化等领域,与他国开展持续性的人员交流、文化传播和思想沟通,从而获得更多的国际生存资源。塞西政府通过拓展和与大国间的外交战略空间来深化与大国间的各方面合作,从而有效地提升了埃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四) 埃及平衡外交的资源禀赋

从资源禀赋来看,中等强国一定程度上具备“制衡”或吸引世界性大国的特点,包括独特的地缘优势、突出的战略地位、深厚的文化与历史积淀、地区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等。其中,地理位置、文化因素及国家领导人的素养是实施平衡外交的基础条件。

首先，地理位置和地缘因素是影响中等强国同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条件。埃及占据得天独厚的地缘战略要塞，在资源禀赋方面无疑对大国极具吸引力。它不但是亚非欧三洲之间的陆地交通要道，而且是沟通大西洋与印度洋的海上捷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由于它掌控着著名的国际通航运河苏伊士运河和重要的石油输送通道苏迈德石油管道，因此在世界能源贸易中的地位也不容小觑。不仅如此，埃及开罗还是阿盟总部及其秘书处所在地，使得埃及能够以东道主的身份组织、协调和参与大多数阿拉伯事务，长期发挥着地区大国的作用。

其次，中等强国在外交战略的选择和制定中，传统文化会对其外交目标、手段、方式和风格等要素产生直接影响。可以说，一个国家的外交活动自始至终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展开的，而特有的民族文化往往会影响该国对外政策的倾向。无论是在对交往对象的全面认识上，还是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文化的作用始终不容忽视。可以说，平衡外交作为一种“传统性”的外交策略，具有深层次的文化渊源。如前文所述，埃及的政治文化传统中不乏“积极中立”“多元主义”和不结盟运动等色彩。在外交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这些文化特点成为埃及获得国际社会承认、协调多方关系和采取重大行动的影响因素之一。

最后，国家领导人在外交战略上的综合分析能力和决断作用十分重要。由于国家领导人具有不同的综合分析能力、道德感召力、团队凝聚力、外交素养和决策能力，因此他们采取的外交决策也不尽相同。这同时要求领导人必须具备敏锐的洞察力、有效的执行力、缜密的分析力和果断的决策力，通过正确判断和评估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有理性地选择和实施相应的外交战略。埃及总统塞西精明、谦恭，在外交手段方面显得灵活务实，他能够较好地把握强硬与妥协的程度和时机，同时避免与大国的关系彻底恶化或过于亲近。为了快速有效地促进埃及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保持埃及的国际和地区地位，塞西总统的外交政策以优先解决国内问题为目标和导向，遵循“与世界及地区大国、经济强国加强交往，谋求合作”的总体方针，^①对世界性大国采取了平衡外交政策。

^① 王金岩：《塞西政府的内外政策走向及中埃合作前景》，载《当代世界》2018年第5期，第77页。

综上,无论从历史基础和政策目标,还是从战略环境和资源禀赋来看,埃及塞西政府在实施平衡外交方面都具备了充分的条件和基础。加之2011年“一·二五”革命带来的不利影响,埃及在政治经济方面举步维艰,内政外交陷入多重困境,国内政局剧烈动荡,国际上又受到排挤与孤立。如何消除穆巴拉克时代遗留的诸多政治、经济顽疾,如何在动荡局势下维护国家安全并满足民生需求,都成为塞西政府亟待解决的难题。因此,努力摆脱孤立困境,巩固老盟友、发展新伙伴就构成塞西政府实施平衡外交的主要内容。

塞西政府平衡外交的具体实践

作为一个中等强国,埃及一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积极作用。尽管埃及外交经历了发展变化,但围绕不同时期国家利益需要是其主要出发点。对塞西政府而言,经过多年的政局动荡,政治重建与提振经济成为施政的重中之重,^①国内的经济利益成为埃及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如何吸取前任总统的经验教训,满足社会各阶层需求,维护埃及民众的正当利益,成为塞西政权能否维持稳定的关键所在。

(一) 塞西政府的平衡外交战略布局

塞西总统上任之初,就推出“复兴计划”(The Revitalization Plan),表示将恢复埃及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领头羊地位。为此,埃及的内政外交围绕以下内容展开:一是稳定政治局势,巩固统治根基;二是大力恢复经济,多方寻求援助;三是调整对外关系,推行平衡外交政策。在对外关系方面,塞西总统力图借助一切可以借助的力量,遵循发展经济、争取和平安宁外部环境的思路,以平衡外交为抓手,积极推动外交多元化战略。正如埃及外交问题专家塔里克·斯努提指出的那样,“随着俄罗斯、中国等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国际关系体系趋于平衡,埃及将有更大空间开展多元外交。”^②基于此,塞西总统在各大国之间实施战略布局,从而为发展国民经济和提升区域影响力创造机会。

首先,埃及加强与欧美国家的外交关系,谋求它们对塞西政府的支持和

^① 戴晓琦:前引文,第36页。

^② 郑一晗:《塞西有望重塑埃及外交格局》, <http://news.163.com/14/0606/12/9U2CLS00014JB5.html>。

对埃及经济发展的资金援助。中东剧变以来，欧盟国家支持埃及变革，十分关注埃及国内的政治发展前景。塞西总统访问欧洲时，双方在加强反恐合作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从埃及与美国的关系看，埃及长期获得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之一，后由于埃及国内政治动荡，导致美埃关系紧张，美国暂停了部分对埃及的援助。特朗普执政后，在双方元首的努力下，两国关系逐步升温。

其次，塞西把外交重点转向俄罗斯，埃俄关系明显恢复和发展，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合作都有大幅度提升。其中，军事安全与反恐合作是塞西政府与俄罗斯关系发展中的核心内容，也是双边合作中起效最快、影响最大的领域。埃俄关系的向好改善了埃及国家发展所需的外部环境，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美国的依赖而产生的负面影响。

最后，塞西总统与中国加强联系并谋求合作，有力推动了埃及经济的恢复与社会发展，缓解了国内的民生问题和就业压力。塞西政府积极响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并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埃及发展的历史性机遇，竭力推动相关部门同中国进行具体项目的对接。2014年12月，中埃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6年1月，中埃签署《中埃关于加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五年实施纲要》，双方表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①

（二）塞西政府的平衡外交策略

从基本类型来看，平衡外交主要从是否为交叉领域、平衡的软硬手段、平衡的发展方向等角度来判断。交叉领域是指外交主体主动选择与对象国家在不同领域保持关系，通过取长补短来维持大国平衡外交。平衡的软、硬手段是相对而言的，硬平衡多指使用正式的结盟或军事集结来建立权力均势，软平衡则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来挑战强国，这些方式包括外交谈判、贸易合作或出于某一立场而表明态度等。”^② 软平衡一般用于中等强国应对大国的策略中，它虽然不可能直接挑衅大国、强国的军事优势，但能够通过使用非军事手段来消磨、挫败甚至破坏大国的单边主义政策。^③ 平衡的发展方向通常包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加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五年实施纲要》，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1/22/c_1117855474.htm，2019-05-06。

^② Beth Elise Whitaker, “Soft Balancing among Weak States? Evidence from Africa”,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6, No. 5, 2010, p. 25.

^③ Robert Pape, “Soft Balancing against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2005, p. 10.

括“正向平衡”和“逆向平衡”，前者指的是国家间关系由不平衡向平衡或者由之前程度较低的平衡向后期程度较高的方向转变，后者则相反。发展方向的选择并不固定，它主要是国际大环境和国内现实需求等多方面综合因素促成的结果。

为了应对国内局势动荡和经济低迷等问题，塞西政府在外交政策上采用了交叉性平衡外交方式。如埃及与俄罗斯在加强军事合作的同时，经济合作也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与中国主要围绕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展开；与美国的合作主要在政治方面，其目标在于帮助埃及在地区格局变化发展中争取到更多的主动权和发言权。在平衡的软、硬程度方面，塞西政府多采用以软平衡为主、硬平衡为辅的外交策略，通过主动合作或明确拒绝等方式维持与不同大国的关系。以埃美关系为例，埃及除了纳赛尔时期以外历届政府都十分看重与美国的关系。随着穆巴拉克的倒台和穆尔西总统职务的被解除，美国暂停了部分对埃及的援助，埃美关系步入低谷。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埃关系尽管重修旧好，但塞西政府更多的是表现出自己的立场，而非一味亲美。2019年4月15日，美国为应对“伊朗威胁”，试图在中东地区建立《中东战略联盟》。埃及明确表示不参加“中东战略联盟”。因为一旦加入美国主导的“中东战略联盟”，那么埃及将会受美国的影响比较大，还可能制造埃及同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破坏此前两国经过长期努力建立起来的信任和友好关系。在平衡的发展方向上，塞西政府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属于正向平衡，它以推行全方位的现实主义对外政策为出发点，注重发展多元的双边关系。除了加强在非洲的参与外，还不断深化与欧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扩大与美国、俄罗斯、中国等大国、强国的交往，从而赢得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三）塞西政府的平衡外交实施路径

在现实中，中等强国大多是通过注重实际效果的实用主义外交行为来谋取国家安全和根本利益的。由于国家实力和国内外环境的限制，中等强国的对外政策总是根据国际体系或国际格局的变迁而调整或改变。总体来看，中等强国的大国平衡外交主要分为联盟（alliance）、均势（balance of power）及对冲（hedging，或译为“两面下注”）等手段。其一，联盟又包括制衡（balancing）与追随（bandwagoning，或译为“搭便车”），制衡指双方国家形成的相互制约但保持相对平衡的状态，而追随则是指中等国家为了应对无政

府状态带来的安全困境而跟随大国以寻求帮助。^①其二，随着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的快速发展，绝大多数国家在对外战略的选择中放弃了以联盟为基础的对抗，转而追求均势状态。“balance”一词在英文中有“平衡”和“余额”两种基本含义，均势表明的是前者，追求的是后者。对于中等强国而言，实施大国平衡外交政策有助于在整体上减轻对外部的依赖，减轻某一个传统大国的制约和影响。它们秉持以获取实际效益为先的政策或观念，在寻找更多经济援助支持和发展机会的同时，适时地利用大国间彼此竞争的时机调动大国投入并从中获利。^②可以说，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张力会形成动态的均势，从而实质上有利于地区和平。其三，对冲战略主要用于解释中等强国平衡大国关系的行为，特指国家在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战略行为。它通过采取一系列相反或相抵的手段来化解风险，以便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中保障自身的长远利益。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在面对可能存在的强迫或威胁时，事先采取的保护自身利益的一种战略手段。”^③这一战略意味着国家行为的主要逻辑包含“收益最大化”和“损失最小化”，它以达到自身安全与国家利益最大化为目的，通过既合作又对抗的外交政策，对大国、强国采取的“两面下注”的策略。通过营造出一副不选边站的图景，从而有助于中等强国趋利避害，维持在国际社会中更为有利的地位。

对于埃及而言，采取大国平衡外交政策不但可以使本地区的大国权力相互抵消，而且可以通过延展自身优势，减少对传统世界性大国的依赖，从而维护国家各方面的利益。在埃及对美、俄、中的大国平衡外交中，埃及、美国、俄罗斯和中国显然是四个基本要素，由于各自的利益诉求不完全相同，使得埃及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制衡世界性大国的手段。塞西政府一改穆巴拉克政权后期一味追随欧美国家的政策，着重采取两面（或多面）下注的方式，争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在对俄罗斯关系方面，塞西政府一改之前两国关系近40年的冷冻状态。2014年8月12日，塞西总统上任后不久便访问俄罗斯，在俄埃关系上采取有

①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7.

② 李捷、王露：《联盟或平衡：斯里兰卡对大国外交政策评析》，载《南亚研究》2016年第3期，第75页。

③ Brock F. Tesson, “System Structure and State Strategy: Adding Hedging to the Menu”, *Security Studies*, Vol. 21, No. 2, 2012, p. 197.

助于换取安全保障的主动追随策略。此举不仅拉近了埃俄两国的关系，而且在军事技术、能源开发等领域的合作达成共识，有效填补了美方军火供应中断而留下的武器缺口。此外，埃及持续不断的动荡局势给国内能源工业的生产秩序带来很大影响，直接造成天然气供不应求的局面，因此需要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以缓解燃眉之急。在对中国关系方面，塞西政府十分重视与中国的交流与合作，特别关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发展融资新机制。中国在与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经验和发展能力的同时，与包括埃及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形成发展能力共享的共同体。在这种形势下，塞西总统也不会错过与中国的合作机遇，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多领域合作。在对美国关系方面，埃美关系的改善取决于埃及与美国之间新的战略互动以及埃及国内形势是否朝着稳定和积极的方向转变，双方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为俄罗斯和中国创造了新的机会。

埃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与维护全球的重量级国家——美、俄、中之间的平衡外交，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未来外交政策的成败。与此同时，由于体系压力处于紧张—缓和的持续转变中，中等强国的追随行为呈现出相对动态性，其工作重点并非一成不变。在保持埃美联盟主轴的同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充分利用中国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塞西政府拓宽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防止在国际社会上的孤立无援，由此产生的动态均势无疑有助于改善埃及的国内外环境。可以说，埃及的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离不开美、俄、中等大国的支持，其实施的针对美、俄、中的对冲战略在实质上是通过获得“收益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化”，对这些世界大国采用的“多向追随”战略。

塞西政府平衡外交的总体评估

自塞西总统2014年上台执政以来，埃及政府在外交方面坚持务实的平衡外交政策，积极破解外交困局，力图重塑外交格局。埃及的平衡外交游走于大国之间，通过维持大国相互制衡的均势局面来求得稳定的生存环境与发展机遇。在地区层面，埃及适当介入阿拉伯地区事务，不但不于2015年以来争取到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财政援助，而且在2019年担任非盟主席国，进一步改善了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关系；在国际层面，埃及抛弃一味追随美国的战略，表现出更多的自主性、灵活性，主动经营与美、俄、中等大国关系，从而获得在政治、军事、安全、经济等方面的收益。从政策预期方面来看，塞西政府

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上任之初的目标，稳固了政权合法性，保障了国家安全，提升了区域影响力，恢复了社会经济。埃美关系从僵持到逐渐回暖，埃俄关系日益密切，埃中关系前景看好。不过，但从政策成本方面来看，塞西政府的大国平衡外交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和挑战。

（一）塞西政府平衡外交取得的成效

在对美国关系方面，埃美关系逐步走出低谷，双方签署了合作协议并设立了对话机制，不断促进双方关系在磨合中优化。自2013年7月埃及军方解除穆尔西的职务后，美国以埃及人权状况不佳为借口暂停了对埃及的部分援助，导致美埃关系紧张。特朗普上任后，双方虽然存在一些分歧，但在大多数问题上都保持一致的立场，特别是在携手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考虑将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列为恐怖组织，此举不排除美国意欲拉拢埃及的用心。^①2017年4月3日，埃及总统塞西访美，这是塞西当选总统以来首次应邀访美并重新恢复埃美关系。这次会晤被视为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访问，不仅标志着双方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而且有助于吸引美国对埃及的投资，帮助埃及实现经济振兴。2018年1月，埃及和美国签署了军事协议，即《通信互操作性和安全备忘录协议》（CISMOA），为埃及军方领导人与美国在和平与战争中的同行之间顺畅交流打开了方便之门。2018年9月，埃及和美国在亚历山大的穆罕默德·纳吉布军事基地举行“光明星”联合军演，美国方面不但高度评价美埃两国军事关系，而且赞赏埃及在反恐问题上做出的努力和在地区安全与稳定中发挥的作用。2019年1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访问中东时与埃及领导人会晤，双方就加强双边关系达成了共识，同意深化两国战略合作。^②双方决定在以往埃美战略对话的基础上，建立埃美“2+2”对话磋商机制，即埃美外长对话机制和国防部长对话机制。该机制有助于双方增加互信协作，在共同关心的战略问题上进行协调，从而帮助埃及积极应对区域挑战和困难。

在对俄罗斯关系方面，随着双方领导人的多次互访，埃俄关系迅速升温，有效减轻了美国对埃及削减援助后的压力。2013年11月，俄罗斯国防部长和

^① 朱东阳、刘晨：《美国为何要给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贴恐怖标签》，载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gj/2019/05-01/8825774.shtml>，2019-05-06。

^② 赵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埃及演讲宣扬特朗普的中东“新思维”》，载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http://news.cri.cn/20190111/2158490b-3c6f-4ce9-6dba-3bde44f438f0.html>，2019-01-17。

外长访问埃及并最终确立了两国外长加防长的“2+2”关系模式，标志着埃及塞西政府的对外战略开始转移，埃俄关系实现了历史性突破。^① 2018年10月17日，双方达成“全面伙伴关系”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强了各方面合作。首先，埃俄的军事安全合作成为起效最快、影响最大的领域。如埃及签署了购买俄罗斯战斗机、直升机和其他武器的一系列新订单；双方还于2017年12月签订协议，允许两国战斗机互相使用对方空军基地等。2018年10月17日，埃及总统塞西访问俄罗斯，并签署了两国关于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双边协议。2019年1月7日，俄罗斯乌拉尔车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Ural Vagon Zavod）与埃及商议建立一条“T-90S”坦克生产线。该生产线计划年产坦克50辆，总共生产400辆坦克。^② 2019年2月21日，俄罗斯为埃及成功研制并发射了一颗地球遥感卫星（EgyptSat-A），该卫星主要服务于埃及政府，用于拍摄高空间分辨率遥感影像。^③ 其次，随着埃、俄经贸活动的增加，埃及从俄罗斯进口商品名录逐步扩大。2017年12月11日，双方签署了多项经济合作协定，其中包括埃及-俄罗斯工业园区协议，深化了两国在工业技术领域和经济方面合作。两国还就俄罗斯参与建立埃及国际粮食仓储物流中心的项目达成共识，一致同意埃及与欧亚经济联盟建立自贸区。再次，埃、俄在反恐合作方面达成共识。2016年10月15日，埃、俄两国的空降兵举行了代号为“友谊卫士-2016”的联合反恐演习，围绕联合空降和消灭恐怖分子而展开，有效警告和震慑了北非国家的恐怖组织。^④ 最后，两国开辟了能源开发领域的合作。2017年12月，俄罗斯根据双方协议，开始实施在埃及投资建设塔巴（Dabaa）核电站的工程。据悉，这是埃及首个核电项目，它将由4个功率各为1200兆瓦的机组组成，所需资金总额约为300亿美元，预计在13年内（2016~2029年）完成。其中，俄罗斯承担8个反应堆中4个核反应堆的建设，预计为埃及提供上万个工作岗位。^⑤ 该项目使埃及成为

① Nieola Nasser, “Historic Breakthrough in Egypt – Russia Relations”, *Global Research*, February 21, 2014.

② 《俄罗斯与埃及谈判建立T-90S生产线年产50辆》，载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a/20190107/60227627_0.shtml, 2019-01-17。

③ 《俄航天集团：联盟火箭已将埃及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载中国新闻网：<http://news.xmnn.cn/xmnn/2019/02/22/100495105.shtml>, 2019-02-23。

④ 崔岩：《俄罗斯埃及借联合演习震慑北非恐怖组织》，载《中国青年报》2016年11月7日。

⑤ 王晓易：《埃及和俄罗斯两国签署塔巴核电站建设协议》，载《能源研究与利用》2018年第1期，第21页。

中东地区的技术领先者，同时也是该地区唯一一个拥有第三代核电站的国家。总之，埃俄关系的不断升温改善了埃及所处的外部环境，由此产生的对冲机制，有效缓解了美国对中东国家战略收缩后的不利影响。

在对中国关系方面，中、埃两国曾于1999年签署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联合公报。自2014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方关系从以经济贸易为导向转变为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全面发展的合作模式。^①两国发展战略高度契合，除了不断加深经济合作以外，双方的合作领域不断扩展，合作形式更加多元化。2016年1月20日至21日，习近平主席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谅解备忘录》和《关于加强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的五年实施纲要》，为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伙伴关系确定了发展方向。首先，双方经贸合作进入快车道。2018年中埃贸易额为139亿美元，比2017年增长27.63%。其中，中国对埃及出口120.34亿美元，增长26.2%；中国自埃及进口18.34亿美元，增长37.84%。^②值得一提的是，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China - Egypt TEDA Suez）经过十余年的建设，不仅成为中国和埃及两国企业投资合作的重要平台，而且为埃及人民带来切实的好处，塞西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有所缓解。其次，双方人文交流进入最佳时期。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埃及政府始终高度重视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对接。双方借助文化合作协定及其具体执行计划，开展了高层次、宽领域的文化交流，主要范围涉及文学翻译、教育学术、旅游民俗、出版传媒、广播影视与科技合作等各个领域。2018年11月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与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共同承建的“一带一路”合作研究中心举行揭牌仪式，标志着埃及“一带一路”合作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的建立有助于双方在学术交流领域开展全新合作，成为中埃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再次，双方高新技术领域取得重要进展。2019年1月21日，中、埃举行二号卫星实施协议的签约仪式，这是继中国 - 埃及联合卫星总装集成测试中心项目后，中

^① 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78页。

^② 《2018年12月中国对埃及出口增长15.89% 进口增长51.52%》，载商务部网站：<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hwxw/80543.htm>，2019-05-06。

埃在航天领域开展的又一重大合作项目。^①作为中国航天地面设施出口非洲地区的第一个项目,该项目的实施成为中埃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为双方进一步深化科技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截至目前,埃及与中国关系的发展模式已经为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国家间关系树立了互利共赢的良好典范,成为埃及大国平衡外交天平上的重要砝码,有助于埃及更快、更好地寻求突围之路,在稳定国家政局的同时,经济重回良性发展轨道。

(二) 塞西政府平衡外交面临的风险

随着塞西政府大国平衡外交政策的顺利实施,埃及与众多大国保持友好关系,避免“选边站”,有效维护了国家的独立自主,但与此同时,埃及外交也面临着一些风险和挑战。

其一,可能引发美国制裁。中等强国在推行大国平衡外交政策时,无法确保自身对大国有持续的吸引力,加之受限于自身的国家实力等原因,也无法保证在与大国周旋过程中一旦产生危机就能从容应对并明哲保身,特别是当大国之间出现矛盾或对抗时,更无法妥善顾及国家利益。若有这种情况发生,大国平衡战略就有可能事与愿违,甚至导致中等强国成为大国角逐的牺牲品,从而无形中恶化了这些国家的安全问题。因此,中等强国选择大国平衡外交的时机非常重要。以埃及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为例,此举已经引起了美国的关注和不悦。2019年3月中旬,俄罗斯和埃及签署了20亿美元的合同,欲购买20多架俄罗斯“苏-35”战斗机和空射武器。消息传出后不久,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鼓励埃及向西方亲近,远离俄罗斯。该官员敦促埃及和其他希望与美国保持军事关系的国家不要购买俄罗斯武器,因为他们有可能根据《美国敌对国家制裁法案》对其进行制裁。^②在美国发出制裁威胁后,埃及不得已放弃了购买俄罗斯“苏-35”战机的交易。

其二,可能引发大国之间更为激烈的角逐。其中包括争夺势力范围、争夺战略资源、争夺贸易市场等。中等强国在谋求地区势力均衡的同时,也需要密切关注大国势力的扩张状态和走向,避免因大国势力日益膨胀而影响到国家安全和政局稳定。大国平衡战略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优化中等强国的生存环境,甚至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中等强国实力和权力的增长,但运用不

^① 吴丹妮:《中埃签署埃及二号卫星实施协议》,载《人民日报》2019年1月23日。

^② 《美国拿制裁威胁后,埃及将放弃购买俄罗斯苏-35战机》,载《环球时报》2019年4月10日。

当则有可能使中等强国面临更加严峻的安全形势。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导致美国与盟国的关系从领导与被领导变成一种交易型的互惠关系，中东国际关系将变得更脆弱和易变，进一步影响地区秩序的稳定。^① 埃及采取大国平衡外交政策，致使大国为了自身利益拼命排挤他国，有可能激化该地区的固有矛盾，从而导致地区局势更加复杂。如美国新近出台的非洲战略及对俄罗斯的批评言论均表明，在特朗普任期内，美国很有可能出台一些更具体的措施来打压俄罗斯和非洲国家关系。^② 这表明，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与较量无疑给地区安全造成隐患，进而影响埃及的国家安全与社会发展。

结 语

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大国的力量和权威都在信息化和碎片化时代被削弱了，这是大国遭遇的共同现实。世界性大国利益边界的交叉，加之大国间的影响力此消彼长，使得一些中小国家拥有了实施大国平衡外交的外部条件。中小国家实施大国平衡外交的内部因素是国家面临巨大的发展任务。制约中小国家经济发展的问题主要包括资金不足、基础设施落后、恐怖活动频发或国家腐败严重等。当实施大国平衡外交的中小国家周旋于两个或者多个国家之间时，只要这些大国表现出积极友好的姿态并适当满足中小国家的要求，那么，对中小国家而言，平衡战略的实施不仅能够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还可以避免背负过多的责任且能获得较大收益。

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和“一带一路”战略中重要的战略支点，无疑是对世界性大国具有深刻而持久吸引力的中等强国。塞西总统自上任以来，国家因多年的局势动荡而面临着艰巨的发展任务。为了谋求国际社会支持，发展国内经济，塞西政府在外交政策的选择上极具“中立”的平衡色彩，巧妙地实施大国平衡外交政策，有效缓解了国家经济的压力，提升了国家实力与影响力，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埃及实施大国平衡外交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安全，拓展国家生存空间，促进国家发展。目前来看，埃及政府已取得了不小的综合收益。埃及与区域内外大国之间的

① 牛新春：《美国的中东政策：延续与变化》，载《当代世界》2018年第3期，第29页。

② 刘中伟：《美非关系中俄罗斯因素的历史嬗变》，载《西亚非洲》2019年第2期，第42页。

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形成了在政治上的多边参与、安全上的多边合作、经济上的多方卷入之繁荣局面,为未来多极世界秩序中的中小国家与大国关系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埃及依托与中、俄两国的关系发展,牵制了美国对地区势力的扩张;同时极力修补与美国的关系,以此来平衡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势力膨胀;通过对俄、美两国的借重,减少对中国的过度依赖,稀释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从而消除了该地区因某个大国做大、做强而雄霸埃及的政治隐患。不过,对于塞西政府而言,平衡外交战略才刚刚起步,如何能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博弈地位并扩展国家的战略利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中国而言,“一带一路”倡议能否顺利推进与沿线国家的国内政局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由于“一带一路”沿线有不少国家不仅深陷大国博弈的战场,而且面临领导人快速更迭、国民经济不振、民生缺乏保障、宗教极端主义盛行、民族冲突不断等多重矛盾,致使这些国家的政治风险已经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大障碍。因此,中国应密切跟踪中东国家的发展趋势,理性研判中东国家诸多事务的轻重缓急,根据需要合理设定中长期目标、谨慎选择路径和具体战术,做好、做深对象国家的摸排工作。提纲挈领、以点带面,积极把目光转向国家间的具体事务合作。^①在制订针对沿线国家的对外战略中,充分利用敏锐的“洞察力”和积极的“影响力”,规避政治风险。首先,中国应加倍关注中小国家的社会发展及外交动向,落实“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工作布局,充分认识到一些中等强国因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或独特的历史文化,在特定条件下也可以发挥重要影响力的现实;其次,中国需要深入了解这些国家的集体诉求与外交政策做到有的放矢、注重效果;最后,中国应当注重在社会关键权力节点上发挥影响力,投资流向沿线中小国家与人民利益切实相关的领域。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刚柔并济地运筹大国关系,特别要妥善处理与中等强国的关系,主动扮演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多边主义的引领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角色。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积极应变,努力营造良好的国际政治生态环境,以“一带一路”为契机推进务实合作,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并全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① 王猛:《“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国中东外交:传承与担当》,载《西亚非洲》2018年第4期,第38页。

A Review of the Balanced Foreign Policy of the Egyptian Sisi Government

Li Yi

Abstract: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interests among the big countries has provided a large space for balanced diplomacy in some small and medium – sized countries. As far as the small and medium – sized countries are concerned, balanced foreign policy can reduce absolute dependence on a certain big country and help to get rid of the influence and constraints of big countries.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this policy is to maximize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 and provide more free development space for small and medium – sized countries. As a medium – sized country, successive Egyptian governments have implemented balanced foreign policy to varying degrees in order to seek safety protection. Since President al – Sisi took office in 2014, Egypt has actively implemented the policy of “seeking balance in relations among major powers” in the diplomatic field, energetically seeking diplomatic diversification, and maintaining strategic balance among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and medium – sized countrie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maximizing national interests. The core of the Balanced Foreign Policy of the Egyptian al – Sisi Government is the pragmatic balance strategy, which is the product of safeguarding national military security, expanding the country’s living space, and promoting the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al – Sisi government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constantly adjusted and out of the trough, so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has gradually warmed up; the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has achieved a historic breakthrough and helped to reduce Egypt’s dependence on the United States;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mainly centered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ich has brought many economic dividends to Egypt and effectively alleviated the livelihood issues in Egypt.

Key Words: Egyptian Diplomacy; President Sisi; Balanced Diplomacy; National Interests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冯基华)